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 級 第 三 冊

中華書局出版



各種尺牘

社會交際，通情達理，端賴尺牘。下列諸書，程度有淺有深，文言白話咸備。或供模範，或資參考，各適其宜。

中華書局發行

白話商標尺牘	全一册	二角
白話學生尺牘	全一册	二角
中華初等尺牘	全一册	一角
註釋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全二册	四角
中華高等學生尺牘	全二册	四角
詳註通用尺牘	全四册	六角
詳註中華女子尺牘	全二册	二角半
通用婦女尺牘	全二册	四角
實用尺牘大全	精裝四册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	精裝一册	一元三角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答函	一册	六角
中華商標尺牘	全三册	三角
分類歷代尺牘選粹	精裝一册	二元五角
古今尺牘大觀	全十二册	各二元
尺牘釋例	一册	一元二角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精裝一册	一元
書信帶造法	全一册	二元

MB
G624.2
212

新小學高級國文讀本

新小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三冊

目次

一	今日事今日畢	一
二	明日歌	三
三	白雷希夫婦	五
四	曹孝子尋親	六
五	鮑氏少子	七
六	狐假虎威	八
七	猩猩	一〇
八	蟻戰	一〇
九	商戰	一一
〇	三便士	一三
一	龍門	一四
二	黑風洞	一六
三	田園雜興八首	一七
四	懺悔	一九
五	波斯老人	二二



頁數

一六	鬪獅	二四
一七	捕虎	二六
一八	眞英雄	二七
一九	觀巴黎油畫記	二九
二〇	核工記	三一
二一	昆蟲之農工業	三二
二二	二異人	三四
二三	上山採藤蕪	三六
二四	石壕吏	三六
二五	桀凱斯自述一——我之田莊生活	三七
二六	桀凱斯自述二——我在學校中所受之訓練	四〇
二七	桀凱斯自述三——我之救護主人	四二
二八	晏子使楚	四五
二九	澗池會	四六
三〇	車中	四八
三一	警者	五二

新小學
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三冊

一 今日事今日畢

老農江布郎於某日農事畢後，往某律師家，自言有要務欲求畫策。律師問曰：「汝殆受人侵侮，欲求法律保護乎？」

江曰：「否，我敬人愛人，人亦無侵侮我者。」

律師曰：「然則有債務糾葛，求以法律解決耶？」

江又曰：「否，否，人無負我債，我亦從不向人借錢也。」

如此問答，更歷多端，終不知其所求為何策，律師不悅曰：「敬謝君！我不能相助。」

江喟然長歎曰：「君爲律師，乃不能助我，殊令我失望。我夙知我鄰人固嘗遵某律師之訓，

屢獲效益，故特來請教。今若此，我將求之他律師矣。」律師至此，始恍然會其意，詢其名姓及職業，取紙書一格言與之。江感甚，酬以金，歡然歸家。

至家，日已沒矣。衆傭方歸自田間，與江妻議事窗下，見江至，遙謂之曰：「田禾已盡割，將乘夜運至屋內耶？抑緩俟明日耶？」——月色良好，固無雨意也。」

江左右顧，莫能決，置手袋中，觸律師所書紙，急呼曰：「得之矣！我今有善策，乃某律師所授。」因以紙授其妻，且曰：「汝所學勝於我，爲我讀之。」妻展紙朗讀曰：「今日可爲之事，勿遲至明日。」議遂定，卽於月下盡運禾至家。夜半，風雨驟作，他家田禾多漂溺，江之禾獨免。

二 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人生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三 白雷希夫婦

白雷希幼時，有持望遠鏡至其村中者，彼給以錢，得一窺天象，喜而自語曰：「他日年長，余當研究天文。」然家貧，急於謀生，卒業小學校後，即就事於鋼廠；有暇，則致力於其所嗜之天文學。

施蒂華，白雷希之妻也，亦嗜天文學，與其夫有同好，遂

於家中共建一小工廠，爲製望遠鏡片之所；夫婦二人，工作於其中，常至深夜不輟。

迨第一鏡片磨成，歷時已三年矣。鏡之徑僅五寸，安置於住屋之頂，以窺天象，渺茫之太空，若在咫尺之間。夫婦大喜，決意爲更進一步之試驗，造一徑十二寸之大鏡片。

此第二鏡片之製造，閱時又二年；不意功敗垂成，鏡忽碎裂。二年辛苦，廢於一旦，白雷希不勝痛惜。

翌日，白雷希就事於廠中，懊喪若癡。晚歸家，尋其妻，不見；入廚房，又不見；卒得之於己之小工廠中。施蒂華方加煤於鑪，火光熊熊，鍋中水熱極而沸騰，一未磨之新鏡片，已置於几上。顧見其夫，微笑而言曰：『吾等當更製一較前尤佳

之鏡片。其後果成。

白雷希執業於鋼廠二十一年，卒以機匠一躍而爲大學之天文教授。嘗語人曰：「余一生之成功，得力於吾妻之輔助者爲多。」

四 曹孝子尋親

曹孝子名美謹。母孕時，父出遊，十餘年無音信，賴母撫養。年十四，偶見鄰兒掃父墓，問母曰：「我父何在？」母泣告以故，卽流涕欲尋父。母憐其幼，阻之。美謹中夜起，泣請於母，堅欲行。母恐如其父之不歸，持之哭。孝子跪曰：「兒雖幼，但善步，此後年日長，力日增，東西南北，無慮不能往。兒之歸，必與父偕。萬一不見父，兒必每歲一歸以慰母。」

美謹既別母，布衣草鞋，徒步奔走。久之，資用已盡，日或僅得一餐，枵腹投旅店，無肯容留者。暮行曠野，倦則臥霜露中。垢面瘵足，形類乞丐，而美謹不以爲苦。

一日，至河間，遇雨，入路旁土屋避之。屋中有白髮翁，聚徒教授，以客操鄉音，且憐其年幼落魄，問何爲至此？美謹告以尋父。轉問翁里居姓名，則固其父也。卽跪抱翁膝，泣述母念父狀。翁撫美謹頭，嗚咽不能仰。遠近聞之，爭相傳述，皆稱美謹爲孝子。美謹偕父歸見母，母泣，父亦泣。美謹則含笑侍於旁。

五 鮑氏少子

昔齊國有田氏者，嘗大宴賓客，列席者甚衆。

方食，田氏之僕獻魚雁。田氏視之，乃歎曰：「噫！天之待人，可謂仁厚矣！既爲人生五穀以充其飢，又爲人產魚鳥以適其口，其恩不亦大乎？」

賓客聞之，皆答曰：「誠然。」

時鮑氏之少子，年十二，亦列席焉。聞之，獨不謂然，起而言曰：「君之言非也。一切生物，與吾人同具形體，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與吾人同類也。既爲同類，卽無貴賤之分；但由於人之智能，經驗，取其可食者而食之，非天本爲人而生之也。且蚊蚋吸人血，虎狼食人肉，豈天爲蚊蚋虎狼生人乎？」

六 狐假虎威

荆宣王問羣臣曰：「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何故耶？」

羣臣莫能對。

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謂虎曰：『子毋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子苟食我，是逆天帝命也。謂我不信，我試先行，子隨我後，觀彼百獸有敢見我而不走者乎？』虎以爲然，遂與之行。獸見之，果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北方之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猶百獸之畏狐，實畏虎也。」

七 猩猩

猩猩性嗜酒，喜着屐。每醉後，輒着屐婆娑跳舞於山林間，時或顛蹶於地，亦以爲樂。

獵人習知其性，一日於其所常出入處，多置酒與屐，己

則潛伏以伺。及猩猩成羣呼嘯出，見酒與屐，知爲獵人之設計以相誘也。大怒而詈，聲勢洶洶，欲得獵人而甘心焉。并互相告誡：一毋貪口腹，致墮奸人計也。一乃掉頭不顧而去。

衆猩猩行不數步，回首而望，目光灼然，意似甚戀惜者。顧終不敢飲，仍前行不輟。未幾，見路旁又有酒數甕，酒氣頗芬芳。小猩猩徘徊瞻顧，幾不能自持矣。一老猩猩作色而言曰：「吾平日不常云乎？酒毒物也！因此而喪其身者，不知凡幾矣。小子速行！」衆猩猩亦大悟，復怒詈奸人不置。

行未久，酒香撲鼻，更甚於前。衆猩猩急左右視，則長瓶大斗，羅列林莽間；且酒色紅如琥珀，爲從來所未見。愛不忍舍，饑涎欲滴，羣以目注視老猩猩，候其意旨。老猩猩躊躇良

久曰：「美哉此酒！失之可惜，盍稍嘗之？苟不沈醉，諒不至墮奸人計也。」

小猩猩聞言大樂，縱聲狂笑，於是羣推老猩猩上坐，踞地而飲。酒半，老猩猩顧左右而言曰：「鬼蜮伎倆，已被識破，彼奸人徒犧牲其酒耳，吾輩豈易欺哉？」衆猩猩鼓掌和之，各以酒進老猩猩，頌其多智。時老猩猩興益豪，略不謙遜，一一接杯立盡。

轟飲既久，衆皆大醉，忽見旁有美屐，上繪彩畫，屐齒尤高，異於常式，乃競取着之，惟恐或後，因相與聯臂舞蹈，故態復萌。未幾，一一仆矣；獵人突出掩捕，無得免者。

八 蟻戰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一日，蟻背穴而鬪。西蟻數衆，東蟻敗，乘勝東逼，將近穴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穴如潮涌，增可三倍，迎擊西蟻於礎下。相齟者，相擒者，勝相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紛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卻。

又有西蟻自穴中出，向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向者矣。

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

九 商戰

往來販運，通有於無，以謀吾人之便利者，曰商，商其世

界最平和之事業乎？

然而世界各國，各以其商業相角逐，相競爭，於是平和之事業，一變而爲激烈之事業，儼然如戰爭矣。貨物，猶軍隊也；公司，猶營壘也；資本，猶軍械與餉糈也；規畫周詳，更無異於兵家之作戰計畫也；此所謂商戰歟？

兵戰之殘酷，人盡知之。惟商戰之起，初或不覺。及積年累月，勝敗乃分，勝者國富，敗者國貧；商戰一敗，其影響於國計民生，乃較諸失地喪師爲尤烈。且兵戰不能持久，商戰則日日行之而無已時。故商戰之方略，與兵戰同；其可懼則遠勝於兵戰焉。

世界大戰告終，歐美列強，益竭力從事於無形之商戰，

而東亞大陸適爲其戰場。吾人其可坐而待斃，不謀自全之策哉？

一〇 三便士

有少年爲某商店夥友。一日，夜間結算帳目，多三便士之收入，意此必誤取於顧客者。乃就日間諸顧客之言語，容貌，及交易時之情狀，一一加以追索，忽恍然若有所悟，自語曰：「是必彼貴婦人也。」卽起以告主人，欲出而還之。

主人曰：「區區三便士，取之何傷；況客去已久，汝何從跡得之？」少年毅然曰：「不然，三便士雖微，取之終非分；且余平日常見彼往來於市西，或能覓得之也。」主人不能阻，但頻搖其首，終以少年此舉爲多事。

少年行至市西，於燈光下辨識行人，無貌似者。既而見一女子前行，服飾華麗，頗似日間之顧客，因試呼曰：「夫人！一女子應聲回首，則果購物之婦人也。急趨前曰：「夫人，我某商店之夥友也。」言未已，婦人訝曰：「然則呼余將何爲？」少年曰：「無他，交易匆忙，誤算貨價耳。」婦人曰：「付價不足乎？」少年曰：「否，多三便士。」言時，卽出三便士授婦人。婦人笑曰：「此數殊寥寥，聽之可也。」少年堅欲還之。婦人佩其誠，因問其名，少年謹答曰：「我林肯也。」

一一 龍門

龍門在河津縣西北，當山陝二省之交，有東西二山夾河而峙，其形如門。

黃河自河套折而南流，其左右爲羣峯所束。河水走石壁下，宛轉曲折，約千餘里，至龍門，山斷河出，河水由是始奔放直下焉。其地石壁峭立，東西相望。壁上斧痕斑斑，相傳爲大禹治水時所鑿成，故龍門亦稱禹門。

龍門東山頗險峻，遊者可由棧道盤旋而登山。山有禹廟，規模極宏壯。廟南復有一峯，巍然特起，其上有樓。登樓北眺，遙見河水遠來，僅若一線，漸漸澎湃南下，比至近處，勢乃洶涌。東視太行諸山，蜿蜒起伏，翠與天接。回首南望，波浪壯闊，舟楫點綴其間，輕若鳧雁。隔河西顧，卽龍門西山也。山間小村錯落，綠者爲林，丹黃者爲廟，亦約畧可辨。

西山之北，有三巨石，突出於河中。河水觸石，成爲怒浪；

浪花激濺，震撼山谷，有如千萬白鷺飛噪。卽所謂禹門浪也。

一一 黑風洞

南洋有名勝曰黑風洞，在馬來半島吉隆坡左近。由吉隆坡乘火車二小時，卽至其地。

洞黝然深不可測。遊者攜火把及線香，燃之然後入。洞口高約四尺，寬半之。稍進，覺陰寒襲人，毛骨爲悚；而腥臊之氣，尤刺鼻不堪聞。行約六七丈，洞色冥冥。斯時遊者必數步一植線香於地。蓋恐深入洞中，火把或熄，預留此星星之火，藉識歸路也。更進，洞益險黑；顧奇景怪物，已羅列眼前。初見諸石，高尺許，皆作人形：婉變若童孩，美好若婦女，戎裝若武士，短衣赤足若農夫，或坐或立，或相顧盼，神態躍然。過此，復

有無數怪石，參差其間。審視之，疑若置身動物院中，凡虎豹龜蛇鷺鶴之屬咸備，張牙舞爪者有之；昂首豎尾者有之；振翼引頸者有之；活潑生動，成於自然，且決非人工雕刻之所能勝任也。

入洞愈深，行愈險，所見亦愈奇；顧洞甚深，不能盡窺其究竟。相傳有好奇者曾奮勇前進，約行四五里，以空氣不適呼吸，卒廢然而返云。

一三 田園雜興八首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打鼓過清明。

吉日初開種稻包，南山雷動雨連宵，今年不欠秧田水，

新漲看看拍小橋。以上二首春日

◆ ◆ ◆ ◆ ◆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
知有行商來買茶。

雨後山家起較遲，天窗曉色尚稀微。老翁欹枕聽鶯囀，
童子開門放燕飛。以上二首晚春

◆ ◆ ◆ ◆ ◆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
惟有蜻蜓蛺蝶飛。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以上二首夏日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
蜻蜓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爲解圍。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
以上二首秋日

一四 懺悔

「薩姆！吾兒，時已宴矣，今日吾病甚，不能赴市場，汝能爲我一行乎？」作此語者何人？乃厄托克左近市場上一賣書老人也。

薩姆聞之，怏怏然曰：「吾殊不願。」

「薩姆！汝逞其無意識之自大心，忍使汝有病之父，終

日立於喧嘩紛擾之市場乎？吾今不復有所言；但異日吾死之後，汝當自悟其非耳。一老人言時，神色悵惘，言已，匆匆卽行。

薩姆不言不語，以沈冷之目光，送老父蹣跚之步履，至其行已遠，不能見背影，彼心中忽感動，不禁喟然歎曰：「可憐哉吾父……」

薩姆轉身入廚下見其母，母方煮午飯，火光映面成紅色，雙手操作，狀極勞瘁。薩姆曰：「母乎！今日吾父病乎？」母曰：「然。薩姆！汝父未命汝代彼赴市場乎？是可憐也！汝今年長，當爲汝父代勞矣。」薩姆聞言，心中益悔。

然而薩姆此時之悔心，不能戰勝自大心，終未肯赴市

場代其父營業也。

光陰荏苒，忽忽已過五十年，厄托克左近之市場，喧嘩紛擾無異於五十年前。某日上午，熙來攘往之人叢中，有一老紳士蹣跚而前，左右審視，如有所失。既而至市場盡處之某地點，徘徊久之，自語曰：『是矣，此處是矣。』卽屹立不動，脫帽於手，時而垂頭喪氣，時而仰目視天，其心中若有非常之痛苦不可告人者。未幾，狂風忽起，黑雲蔽天，大雨淋漓，溼其衣服，一市之人盡散，彼仍屹立如故。

斯何人？卽昔日倔強之薩姆而今日有名之博士也。舉國之人，無不知薩姆爲大文豪，聲名洋溢，無與倫比。然彼心中，有引爲終身大憾者，卽年少時逞其無意識之自大心，有

負其父也。一念之差，畢生莫贖。今已老矣，尙至厄托克左近之市場，立於其父昔日賣書之處，行其良心上之懺悔也。

一五 波斯老人

波斯某老人有三子，一日，呼之至前，語之曰：『吾以一生之勤勞，教養汝等，至於成人，今汝等宜可以自立矣；然於持身處世之道，吾猶未能信汝等也。』三子皆唯唯。

於是老人言曰：『吾有名馬十匹，寶劍一雙，將擇人而畀之。今與汝等約：一汝等各出遊三月，歸以途中之所爲告吾。』吾將以此定馬與劍之應誰得也。』三子各欣然，治裝分道而行。三月以後，三子還家，集於老人之側，老人一一撫慰之。

長子首自陳曰：「兒止於友人家，適友人將有遠行，因以明珠一囊囑兒保管。及其歸也，問以明珠之數，彼固不知。設欺彼而取其少許，一生可以溫飽矣；然兒終不肯爲。」

老人曰：「善，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盜豈可爲哉？」

仲子繼進曰：「兒乘馬渡水，水深過馬膝。忽見一稚子溺焉，急下馬救之，而馬已逸矣，因徒步送往其家。家人欲謝兒，兒不受而行。」

老人曰：「善，目覩稚子入水，倘策馬而過之，是不仁之人也！」

最後季子言曰：「兒嘗乘馬上高坡，履危巖，馬鳴而不前。兒從馬上探視，見一人酣臥於懸崖之上，設稍一轉側，下

墜於深壑矣。乃下馬，至其前，細察之，則其人乃兒之仇，而醉臥於此者也。兒始而驚喜，繼而躊躇，終扶之使起。……「季子之言未終，老人改容曰：『快意當前而能自制，勇也；以德報怨，仁也；使仇人感德而內自愧，智也；一舉而三善備焉！』——遂以名馬寶劍畀季子。

一六 鬪獅

獅，猛獸也；乃有與之鬪者，其人爲英國之孫唐。當其作客美洲時，適有大動物園張一廣告，謂某日將令獅與熊鬪。孫唐見之，請於園主人，願自與獅角力。主人知其能，許之。及期，廣幕大張，觀客逾二萬人。孫唐不持寸鐵，縱身入獅檻。獅見孫唐至，蹲踞檻隅，目光炯炯，將撲之。孫唐急趨獅

側，以右手捉其頸，左手抱其腹，擊舉至頂而奮擲之。獅被擲，怒甚，反身來撲。孫唐側首以避，突進獅胯下，盡力抱之。斯時孫唐之胸貼獅身，獅以前足蹴孫唐，蓋互相角力矣。

初，主人以獅之爪牙犀利也，因加囊於其爪，加網於其口。及孫唐努力搏獅，囊破而爪露，獅奮爪爪孫唐，衣襦迎爪而裂。孫唐益緊束兩手，獅如置於鉗缺間，轉側延引，終不得脫。孫唐乘其憊，再擲之於數丈外。獅又自後來撲，孫唐覷其將及，奮兩腕，攫獅頸，直擲之，獅乃頽然委頓，伏地不動。久之，挺身起，向檻外狂逸。孫唐瞋目叱之，獅震慄如喪魂魄，匍匐於地，百計誘之，不敢復起。撚其尾，始欠伸而立，向孫唐跳舞，馴服無異羊豕。觀者歎服，鼓掌如雷。

一七 捕虎

明代有徽州唐某，甫新婚而死於虎。既而其婦生一子，及長，訓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善捕虎。

旌德近城處有虎，極暴，傷獵戶數人，莫能捕。邑人謀曰：「非聘徽州唐氏，不能除此患也。」乃遣人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最精者二人來，將至矣。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略略作嗽，一童子，年僅十六七耳。縣人見之，大失望，姑爲具食。老翁察衆意輕之，語衆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再食未晚也。」遂命人導往。導者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

睡，爾呼之醒！一童子作虎嘯聲，虎果自林中出，徑奔老翁。老翁持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前，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首至尾，皆觸斧而裂矣。

老翁自言，鍊臂十年，鍊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雖懸身下繩，不能動也。

一八 真英雄

一日，美國斐基尼亞北部某森林中，有一隊測量員，午餐已畢，正在休息，或臥於草地，或坐於樹根，中有一十四歲之少年，則隨意散步，且時向林外瞭望。

忽有婦人啼哭聲，悲慘銳利，順風吹來。衆人聞之，皆惻

然，奔出林外，辨聲所自來而蹤跡之。遙望河邊隙地，有低小之茅舍二間；急趨而前。見舍旁有二男子緊持一婦人，婦人注視河中將沉未沉之小孩，俯身騰足，若欲躍下然。口中則連呼「吾兒！吾兒！……」不已。

小孩漸漸下沉，初猶兩手掙扎，既而手不見，其頂亦將沒。而無情之水，絕不爲其母之哀痛所動，竟將小孩愈捲愈深，愈衝愈遠。圍於左右之測量員，欲爲之入水拯救。然見河中石塊森森如犬牙，湍流過之，激成浪花，則又縮頸伸舌，不敢冒險。

砰然一聲，一人聳身入水，轉瞬即沒。衆方駭異，其人復浮出水面，視之，卽彼十四歲之少年也。斯時少年爲水所衝

蕩，忽東忽西，有如一片落葉，浮於波心。衆爲之懼；彼則絕不介意，直向小孩而泗。既相近矣，而旋渦一捲，復被衝開。如是者數次，皆功敗垂成。然少年仍不稍餒。須臾，卒揪及小孩之衣，岸上觀者皆不禁齊聲喝采。而巨浪忽來，彼等復沒，喝采之聲亦隨之沈寂。

無何，少年復浮起，一手抱小孩，一手划水。岸上人急下一繩。於是此急公好義之少年，遂與一息僅存之小孩，緣繩登陸矣。觀者皆拍掌歡噪，中有人大聲而呼曰：『華盛頓真英雄也。』

一九 觀巴黎油畫記

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

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哭，或笑，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余曰：「諾。」至則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洞，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擐大旗者，拖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烟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斷臂折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霧掩映；俯視地，則綠

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問曰：「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

二〇 核工記

有桃核一枚，長五分許，橫廣四分。

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堞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啟，中有人，類更卒，執桴鼓，若不堪寒凍者。一寺枕山麓，老松三株，隱蔽之。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則如候門，洞開則如接待狀。松外東來一僧，手攜燈，負經卷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僧，似聞足音而

趨前。核側七級之塔突出，距灘約半黍。近灘繫一舟，篷窗短
 舷間，有客憑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
 煎茶供客飲也。泊舟處當寺陰，岸有高阜，鐘閣建焉。一僧方
 叩鐘，貌爽爽自得，如睡足而起然。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
 點；下則波紋漲起，如潮來時。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
 一、寺一、塔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
 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叩鐘、候門、夜歸、隱几、煎
 茶，統計有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歡、愁、寒、煖、勞、逸、佇望、凝思、
 諸態，俱一一肖之。

二一 昆蟲之農工業

蟲類之中，其勞動有同於農工業者：蠶吐絲成繭，似紡績；蜜蜂釀蜜，似造酒，其作巢似建築。

蛛絲出自體末之孔，其引絲結網時，先成經綫，次加緯綫，圓整疏密，與人之編物殆無異。

蟻類穴土而居，其居處有若牆垣者，則壘以細沙石屑也；有若房屋者，則覆以小草，支以細木也；經營構造，幾同於土工。

美洲有收穫蟻，喜食草實，常擇草之有實者，羣集於其根，嚙去旁生雜草，以衛其實；實落，則收儲之。此猶農夫之耘田與收穫也。

又有稱爲畜牧蟻者，恃蚜蟲以生。蟻常就蚜蟲所在之

處，加以保護，使不爲他物所傷。又或移其卵於植物繁茂處，使易長成。冬季則養之巢中，保護更周密。蓋蚜蟲腹部之後，有二細管，能分泌甘汁。蚜蟲就草木之芽而吸其汁，蟻又就蚜蟲而吸其汁，是無異人之畜牛而取其乳也。

二二 二異人

有一異人焉：生平不樂居高地，所居之處，稍有不平，卽自高趨下，力求其平而後已。每當自高趨下之際，奔騰澎湃，勢力甚大。有置磨於河濱以磨穀者，磨極重，莫能轉，異人直前推之，磨輪立轉。人見其可利用也，因藉其力發電，以興種種工業。異人坦然任之，雖日夜勞作，不索工資焉。又善爲運輸事業，千萬噸之船舶，負之而趨，行所無事；故近世交通日

便，實異人之功爲最多。然異人性善怒，苟逆其性，則狂躍疾奔，聲勢洶洶，雖潰決堤防，摧崩山岳，淹沒屋廬人畜，亦無所顧惜。

更有一異人：人性猛烈，喜掠食，每求乾草、枯木、紙片、煤屑，以饜其慾。又嗜飲，飲必以油或酒精；餉以水漿，則不敢飲而遁去。偶暴怒，奪門出，疾行市廛間，吐舌詬詈，人皆驚避，無敢當之者。上古時，人頗畏憚異人，虔誠禮拜不敢怠；後漸知其性質，乃亦利用之。異人善司烹飪之役，人類茹毛飲血之陋習，賴以革除。又能鍛鑄金屬，煉製陶瓷；金工陶人不得其助，則不能成器。又惡和平，喜戰爭，每有戰事，異人卽隨隆隆之槍礮聲而至，所過爲墟云。

二三 上山採藤蕪

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

「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二四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

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二五 桀凱斯自述一——我之田莊生活

我名桀凱斯，一普通之牧羊狗也。歐戰時，應募赴前敵，服務戰場，對於國家及主人，曾有微功。

我之家在法國鄉間，離市鎮不遠。家中除主人主母外，又有小主人三：長名弗朗西，年十二歲；次名拿奈脫，年八歲；最幼者名詹姆，僅兩歲耳。我生後數月，智識漸開，常喜纏繞於主人之足旁。又喜狂吠，狺狺之聲，每破詹姆之睡夢；然主

人愛我，不加責也。我亦知自愛，努力學爲工作，因是主人益愛我之慧。

主人所居之屋雖小，然頗喜豢養牛、馬、雞、兔之屬，爲我作伴侶。屋外有一小園，我常與諸伴侶遊戲其中，彼此相得，儼然一快樂之家庭。

迨歐洲大戰起，我主人熱心救國，入伍當兵。臨行之際，我與主母等送諸大門外，依依不舍，直至歧路處，主人始與主母小主人一一接吻道別，又以右手輕拍我頭曰：「桀凱斯，我不在家，爾須善爲我守屋。」時正涼秋十月中也。

主人出征後，我等趁此涼秋晴爽，各勤工作。弗朗西每日攜老馬休哥入山檢柴，以備冬月燃燒。主母則在園中掘

取蔬菜，貯於地窖。拿奈脫則管領其幼弟詹姆。而我之職守爲牧牛，老牛考灑脫者，性健忘，嚼草野外，易於迷路，我則監督之。有時伴侶中之小兔，忽逸去，我卽四出搜索，不然，我家主母等，冬日將不得兔肉食矣。

每日工作既畢，弗朗西必攜我至市鎮，偵察戰地消息；并探望主人有無書信。如有書信，弗朗西必授我，我以口銜之，疾馳而歸，呈於主母之前，主母必大樂。是以我日望主人之有書信來也。

未幾，冬令至矣。我亦漸漸茁壯，顧影自喜，龐然一大狗矣。弗朗西勤於教我，我之工作能力，亦與時俱進。至是而凡狗所應爲之事，我無不優爲之。

二六 桀凱斯自述二——我在學校中所受之訓練
轉瞬之間，冬殘歲盡，主母因數星期來，未接主人書信，
心中殊懸念。

某日，正在午膳之際，忽有一飛機自遠而至，盤旋於我
村之上。我舉首一望，則見有白紙片一，與日光相映，冉冉飛
下。我之目光，亦隨此紙片自空中而落於地上，此時情不自
禁，信口發出吠聲，一躍而前，銜此紙片，以爲此必我主人之
書信無疑矣。

我飛奔而歸，以紙片呈主母。我此時心中樂甚，高舉我
尾，疾作左右搖，雙目直射主母之面，以審察其顏色。主母手
接紙片，誦曰：『頃軍隊中須用狗，爾等家中有佳狗乎？可送

往戰狗學校受訓練，俾得爲國家服務。」

主母誦畢，與弗朗西兩人相對，四目互視，不發一言。久之，弗朗西以雙手抱我頸，嗚咽而言曰：「桀凱斯，今後爾須爲國家用矣！」

次日，我隨弗朗西赴市鎮，至戰狗學校報名。未幾，卽被送入狗營。營中狗類甚多，當事者正分別施以訓練。巧捷之短尾小獵狗，則教以戰溝捕鼠之術。力大身強之大獵狗，則使學習守望。善走之蘇格蘭狗，則教以運送信件。我本爲牧羊狗，平日長於看守家畜，因之教我練習紅十字會事務。我背上縛一袋，袋中滿貯藥品飲料食物之類，回首自視，儼然一雜貨擔也。

當初至狗營時，偶聞槍聲，則心驚膽落，久之習爲尋常，又久之竟如不聞矣。營中之生活無所苦，所苦者加口套耳。試思有口而不能開，悶何如之？但戰場之上，敵人環伺，使我等偶不經意，輕聲一吠，則敵人卽將蹤跡吠聲之所在而施以攻擊，豈非千萬人之生命被犧牲於一吠乎？然而在我等狗之生活上，不能無吠聲以表示感情與思想，不啞而學啞，苦矣！當時朋輩之中，頗有因一吠而被遣還家者；我因是中心益惴惴，萬一我如此，則我小主人弗朗西，將引爲奇恥大辱；而我亦無面目見弗朗西也。

如是者月餘，我已訓練純熟。於是被派至前敵服務。

二七

桀凱斯自述三

——我之救護主人

某日，時已黃昏，天寒而雨，忽來車一輛，載我及同伴凡七狗，急向前敵進發。車小狗多，背上又各負巨袋；加以道路崎嶇，車行甚速，顛簸至不可名狀；諸狗相撞相軋，甲起乙仆。既而大震一聲，三同伴齊壓我身上，我覺一足甚痛，然車已至戰場矣。彼此匆匆下車，不容停留，我頗思一舔負痛之足，無如重大之天職已落於頭上，不容有此一舔之暇豫也。

我於是跛足而行，衝入槍林彈雨之場，細心偵視，有無傷兵。行至戰溝旁，忽聞呻吟聲，急引目下矚，則有一人仰臥溝中。我乃忍痛斜行而下，及至斯人之前，一見大驚，斯人爲誰？卽我親愛之主人也。

若在平時，遇此情形，我早已縱聲而吠；然而此時則不

敢，我乃以舌徐舔主人之面，兼及其手；更舉尾竭力在空中擺動，冀以鼓盪空氣，促主人蘇醒。有頃，主人微啟其目，睨視我，發爲顫聲曰：「桀凱斯，爾胡爲來乎？」我聞之，喜極而欲哭。

我更暈近主人，以背上之袋就其左手，意使主人得取用物品。主人曰：「我此手已傷，不能動矣，爾……」我不俟其言畢，疾繞至右側。主人伸右手，就袋中小瓶取用飲料；又取鉛筆與紙草草書數字，我心知此必致主母之信矣，急以口銜之。

斯時也，我足痛頗劇，口渴甚，溝中雖有水，亦不暇飲。急忍痛跛行出溝，因至戰地醫院，以書信授看守人，又引看守

人至主人所。

未幾，由看守人護送，我與主人俱進醫院矣。醫生一一診視。我始知我之一足已斷折；而我主人左手之傷勢則較我更重。閱數星期後，我足已治愈。然而我主人竟成殘廢矣！

二八

晏子使楚

晏子出使至楚，楚人以晏子身體短小，思有以辱之，特於城門之側闢一小門，以迎晏子。晏子至門，停步不進，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於是楚人改引晏子從大門而進。

晏子進見楚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爲無人？」楚王曰：

「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臣最不肖，故使楚也。」

當晏子之將至也，楚王聞晏子長於詞令，因與左右之人議，欲借事以窘之。及晏子既見楚王，楚王與之宴飲，則有兩吏卒縛一人至王前，王故意問曰：「縛者何爲者也？」吏卒答曰：「齊人也，坐盜。」楚王目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離坐起立而答曰：「臣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雖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毋楚之水土使人善盜耶？」

二九 澠池會

戰國之時，秦最強，諸侯皆憚之，稱之爲虎狼之國。

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於是趙臣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於秦王以爲娛樂。」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缶，跪請秦王，秦王仍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之左右欲殺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不敢前。秦王不得已，爲之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曰：

「請以秦之首都咸陽爲趙王壽。」

秦王終酒，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不敢動。

三〇 車中

某測量師徬徨曠野中，欲雇一馬車赴目的地，而人跡渺然。行久之，始遇一車，車甚敝，馬亦羸瘠，其御者麻面鶉衣，足踏草屨，形狀頗異。然無如何，卒雇其車。

既登車，御者執鞭驅馬行。時已薄暮，舉目四顧，但見漠漠平原，成爲灰色，荒涼寂寞，無以復加。

測量師自思曰：「若於斯處遇盜，則余雖力呼，誰能聞之？若不幸而被殺，則誰能覓余屍者？且此御者之面目，殊足怖人，其隆起之鼻與獸鼻無異，何若是之瘳惡也？」

乃謂御者曰：「朋友！汝何名？」

御者曰：「余名柳阿金。」

測量師曰：「此地寂寞異常，亦無危險乎？」

御者曰：「當無之。」

測量師給之曰：「柳阿金！無危險固甚佳。卽有危險，余亦不懼。余身攜手槍三，一槍已足當十盜矣。」

是時天色已黑，車忽隆隆向左轉，一若背其目的地而行者。且路亦兀突不平，羸馬敝車行其間，震動益甚。

測量師曰：「阿金！此地真無危險乎？則余反失望矣。余殊願與羣盜一決勝負。汝視余何如？余雖瘦弱，力固勝於牛也。余嘗遇三盜，結果如何，殆非汝所能設想。蓋余一揮拳而

斃其一，餘二人則捉而送之官。」

御者聞其言，回首睨視之，急策馬前行。

測量師又曰：「汝將驅往何所？汝究將驅余往何所？」

旋自思曰：「余何恐懼乃爾，豈非示弱？」——彼殊注意余，噫！

彼何爲若是注意余？殆不懷好意乎？彼初行何緩而此時何

速？」

於是復謂御者曰：「汝何爲驅之若是速？」

御者曰：「馬自進耳。」

測量師曰：「汝給我，汝從余言，緩行！」——汝不肯緩行

乎？——速停，汝不肯停乎？」

御者回首視測量師之面曰：「何爲？」

測量師曰：「汝何故注視余？汝毋視余！余面無足觀；可觀者余之手槍耳。汝欲觀乎？汝果欲觀乎？」

乃伸手入衣袋，作摸索狀，若真有手槍者。

御者懼甚，倉卒不知所爲，驀然一躍而下；馬驚，車隨傾；測量師亦墮於地。迨測量師掙扎起立，彼御者早匍匐於叢莽中矣。

斯時馬猶作驚躍狀，蹄蹴地有聲。測量師急呼阿金，數呼而不應，不得已，自拊馬背以慰馬，復自整車。

黑夜之中，四顧茫然，復繼續呼阿金，力竭聲嘶，阿金仍不應。測量師自念祇可露宿於車中矣。然荒涼寂寞，孑然一身，甚爲可怖；繼又念阿金非惡漢，實一懦夫，頃者不應恐嚇

之追悔不已。

忽風聲所過，微聞喘息之聲，似從叢莽中出。測量師大喜，急呼曰：「阿金乎！柳阿金乎！汝何在？汝果何在？」——吾輩行矣。」

御者顫聲答曰：「余……余懼汝之手槍。」

測量師曰：「否！余與汝戲耳。余實無手槍。」——汝端人也。噫！吾輩行矣。」

三一 瞽者

昔印度有瞽者四，相友善。然各自命爲智者，人亦因以智者目之。

一日，四瞽者立談道左，有聲覺然而至，詢諸人，知其爲

象也。其一人曰：「象之形，究何若？吾輩向者徒事臆測，今可以實驗而知矣。」衆皆曰：「善。」於是相繼至象前，捫其體以測其形。

四瞽者：一長而偉，立於象側，捫其身，上下左右，摩挲殆遍，覺坦然一片也。一短而小，拊象之足。第三人握象鼻。第四人僅觸象齒。

既而各舉象之形以相告：長而偉者曰：「象之形殆如牆，廣而平，岸然而高者也。」短小者進而斥之曰：「象之體若樹榦，汝以爲牆，不亦謬乎！」第三人曰：「象之形，非牆，非樹，有類水管。」第四人前致詞曰：「汝三人何其各逞己見，而比擬不倫也！夫象，其堅如木，其潤如玉，觸手可愛，直一長

挺耳。」

四瞽爭辯，紛呶不已；旁觀者皆大笑。

(終)

評點各省小學
國文成績選粹

甲編 四冊 八角
乙編 二冊 五角
丙編 一冊 一角半
丁編 一冊 一角半

本書徵集全國小學校之國文成績足為模範者。編輯而成。分甲、乙、丙、丁、四編。評點精密異常。文體各類俱備。極為適用。

中華書局 出版

半(805)

NEW EDUCATIONAL SYSTEM
CHINESE LANGUAGE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民國十三年二月發行
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一版

新小學國文讀本(全四冊)

○ 第三冊定價銀一角(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稽東郊 劉佩玢 朱文叔

校者

陸費達 張戴洪鄭 相敦鑿利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
濟南青島 鄭州 西安 蘭州 太原
開封 徐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徐州 杭州 蘇州 揚州 南京
九江 漢口 武昌 沙市 長沙
衡州 常德 重慶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

(三三九二)

12c

80
14260000



BC
34.2
E

10.